

毛

詩

後

箋

毛詩後箋卷三十

長洲陳 奂補

商頌

那

序云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爲首魯語閔馬父之言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爲首是爲子夏作序之源流也左傳稱正考父佐戴武宣則正考父爲戴公時大夫戴公當周宣王時宣王中興修禮樂正考父得以考校而錄商頌十二篇自幽王之末六代

禮樂又遭廢壞孔子錄詩僅得五篇附諸周頌之末所以學殷存宋備三統之文仍大師之舊而非自孔子刪之也史記宋世家襄公之時其大夫正考甫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集解云韓詩章句亦美襄公索隱駁之云考甫在襄公前百許歲安得述而美之斯謬說耳奂案禮記樂記注商頌爲宋詩鄭注三禮本韓詩說然隱三年左傳美宋宣公引商頌殷受命成宜百祿是何晉語公孫固對宋襄公引商頌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則商頌不作於宋襄內外傳有明證矣此可見毛公師承之確實三家詩可廢而毛詩不可廢

置我鞀鼓傳鞀鼓樂之所成也夏后氏足鼓殷人置鼓周人縣鼓周頌有瞽篇應田縣鼓鞀磬祝圍傳云縣鼓周鼓也鞀鞀鼓也奐案毛公言鞀鼓之制特爲詳盡蓋以有瞽之鞀卽邠之鞀鼓然其器則同而其用有別故於邠之鞀鼓又歷引禮記明堂位夏足殷置周縣三代異制之文以明殷人以鞀鼓爲置鼓至周人則以鞀鼓爲縣鼓矣二傳意可互明也夏后氏足鼓今禮記誤倒邠正義及有瞽正義引皆不誤禮記鄭注云足謂四足也殷人置鼓明堂位作楹鼓詩作置傳依經字言也置之爲言樹也鄭注云楹謂之柱貫中上出也是置與楹同義也然則夏之鞀鼓有四足措著於地殷改

夏足鼓爲貫中而建之周人又改殷楹鼓別設一肆以縣之猶編鐘之有鐃編磬之有玉磬皆爲特縣之器此殷因夏周因殷所損益可知也小師掌教鼓鼗眠瞭瞽矇掌播鼗魯用天子樂其官有播鼗武蓋重之也古者鐘磬縣鼓皆不縣故考工記梓人爲簣虞但有鐘磬而無鼓周鼓亦不皆縣唯鞀鼓乃縣之大射禮曰鼗倚于頌磬而絃絃猶縣也淮南地形訓高注曰絃維也維亦縣也鄭注曰絃編磬繩也設鼗於磬而倚于絃也鄭解絃爲編磬繩失之東西兩肆皆有磬鐘鐃建鼓自北而南陳之則西肆不得多設一器鼗鼓在西肆頌磬之西而特縣之所以象西方功成禮器曰廟堂之下縣鼓在西其義證也此皆周人

以鼗鼓爲縣鼓之制凡樂縣天子宮縣諸侯軒縣大夫判縣士特縣樂縣當三代略同宮縣四面縣周人四面設建鼓於極西一肆特設一鼗鼓爲縣鼓般人鼗鼓亦建鼓謂與四面建鼓同器也邠有瞽之鞀鼓其分別如是

詩中兩言鼓兩言鞀鼓鼓卽四面之建鼓鞀鼓卽般人置鼓爲特建之鼓在頌磬之西與堂下管樂相應鞀鼓節下管之樂書曰下管鞀鼓其義證也詩於章首言鞀鼓下文又言鞀鼓淵淵嘒嘒管聲是鞀鼓節樂故傳云樂之所成是也鄭箋分鞀鼓爲二鼓而又云鞀雖不植貫而搖之亦植之類儀禮大射注云鼗如鼓而小有柄周禮小師注云

鼗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蓋鄭學本魯韓詩以注三禮其作箎又在注禮之後而於毛氏之學未暇精研故往往箎與傳不合卽與西京以前舊說亦多不合爾雅曰大鼗謂之麻小者謂之料鼗有大小鄭所據其謂小者歟後儒說鼗悉依鄭說矣大司樂宗廟之中路鼓路鼗路鼗其大鼗也鼗與鞀同

鞀鼓淵淵嘒嘒管聲奠案管卽箎也大射禮曰箎在建鼓之間又曰乃管新宮三終鄭注云箎謂吹箎以播新宮之樂賈疏引禹貢注云箎大竹也諸侯下管新宮天子下管象於商未聞也

依我磬聲傳依倚也磬聲之清者也以象萬物之成周尙
與般尙聲奠柔傳訓依爲倚者大射禮曰鼗倚于頌磬而
絃周人縣鼗於頌磬之西般人當置鼗於頌磬之西毛意
實本禮經爲訓也鼓鐘傳笙磬東方之樂此傳云磬以象
萬物之成其意亦指頌磬爲西方象成之樂言之而不明
言西者所該又不專指頌磬一器也故復引禮記郊特牲
般人尙臭之文以足其義春官眡瞭掌播鼗擊頌磬笙磬
是播鼗而笙磬亦無不應之者天子有金奏下管之樂金
奏擊鏞有編鐘以應之則知下管擊磬亦有編磬以應之
也又孟子萬章篇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

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金謂鑄鐘玉爲特磬
金奏鼓鑄鐘樂之始下管擊玉磬樂之終終猶成也中庸
鄭注曰振猶收也磬以節下管之樂是謂之玉收與詩義
亦合箋曰磬玉磬也玉磬尊故特異言之鄭謂磬爲玉磬
亦傳義之所得而該矣

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傳於赫湯孫盛矣湯爲人子孫也與
案赫爲盛穆穆爲美正是贊美成湯之樂所以終殷人尙
聲之義其間不應及祀成湯之人傳解此湯孫謂湯爲人
子孫者言先王作樂崇德所以克盡其爲人子孫之道以
爲後世法也箋易傳湯孫爲大甲正義從王肅述毛以經

三湯孫皆謂湯爲人子孫以爲終篇述湯生存之事與序祀成湯義有乖且烈祖殷武之湯孫又作何解乎傳必有所本而云然不得執一端以該全經也

庸鼓有敦庸靈臺作鑄此傳云大鐘曰庸靈臺傳云鑄大鐘也庸古文假借字鑄本字儀禮周禮及春秋內外傳皆謂之鑄或作鑄儀禮大射禮阼階東面其南笙鐘其南鑄面階西東面其南頌鐘其南鑄鄭注曰鑄如鐘而大奏樂以鼓鑄爲節周禮鑄師注亦曰鑄如鐘而大周語細鈞有鐘無鑄大鈞有鑄無鐘是鑄爲大鐘明矣

韋昭晉語注以鑄爲小鐘

誤說文鑄大鐘漳于之屬所以應鐘磬也堵以二金樂則

鼓鑄應之从金薄聲鑄大鐘謂之鑄从金庸聲奐案許以
鑄鑄連篆合詩禮爲一物大鐘以應編鐘編磬堵以二者
所謂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也金當作奏奏樂擊大鐘以
應編鐘編磬與鄭注大射說正同也鐘磬編縣鑄特縣張
衡西京賦云洪鐘萬鈞猛虜趙趙負筍業而餘怒乃奮翅
而騰驤此謂鑄虜也凡樂縣大夫判縣聲樂不備無鑄無
特磬故晉悼公以鄭賂鑄磬賜魏絳絳始有金石之樂金
卽鑄也大射陳設諸侯軒縣東西有鑄北無鑄疑天子宮
縣鑄亦東西有之南北則否周禮序官磬師中士四人鐘
師中士四人此編縣設四面故四人也鑄師中士止二人

或卽東西二鑄之謂與

鼓卽靈臺之賁有瞽之田也靈臺傳曰賁大鼓也有瞽傳曰田大鼓也上文云奏鼓簡簡傳云簡簡大也謂四面建鼓間作其聲大則鼓亦大鼓也與案此鼓雖周人亦不縣與般人同制大射禮曰樂人宿縣手阼階東建鼓在阼階西南鼓一建鼓在其南東鼓一建鼓在阼階之東南面案諸侯三面縣三面皆一建鼓天子四面縣則四面皆一建鼓賈疏云今之建鼓則般法是矣地官鼓人掌敎六鼓雷鼓鼓神祀靈鼓鼓社祭路鼓鼓鬼享養鼓鼓軍事礬鼓鼓役事晉鼓鼓金奏鄭注曰雷鼓八面鼓神祀祀天神靈鼓

六面鼓社祭祭地祇路鼓四面鼓鬼享享宗廟大司樂圓
丘雷鼓方丘靈鼓宗廟路鼓此天子四面縣皆有建鼓也
鄭注鼓人亦本三大祭而釋之矣路鼓施於路寢明堂又
日建於路寢門外大僕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
注曰大寢路寢也淮南兵略訓云建鼓不出庫卽謂路鼓
矣此路鼓爲建鼓而雷靈二鼓皆爲建鼓其八面六面四
面皆可擊也吳語載常建鼓韋注曰鼓晉鼓也周禮將軍
執晉鼓晉鼓建謂爲楹而樹之此晉鼓爲建鼓而鼗磬二
鼓禮無明文然鼗鼓見於縣篇其建而非縣可知賁鼓見
於靈臺文王時尙無縣鼓之設則賁鼓亦建而非縣可知

說文豈陳樂立而上見也从中豆凡豈之屬皆從豈鼓郭也春分之音萬物郭皮甲而出故謂之鼓从豈支象其手擊之也周禮六鼓靈鼓八面靈鼓六面路鼓四面鼗鼓皋鼓晉鼓皆兩面案豈字从中豆豆古佢字也許云立而上見正狀其建之形鼓與豈同意鼓下引周禮六鼓則六鼓皆立而上見之鼓許亦以六鼓爲建鼓可知周人縣鼓謂鞀鼓也非此六鼓也後儒不明縣鼓卽鞀鼓遂以此六鼓皆爲縣鼓直謂般人之鼓皆置而周人之鼓皆縣俱失之傳數數然盛也廣雅曰驛驛盛也文選甘泉賦注引韓詩章句釋釋盛貌數驛釋義竝同此傳云盛者謂聲樂盛也

賓之初筵箛舞笙鼓傳曰秉箛而舞與笙鼓相應此曰庸鼓有數萬舞有奕則萬舞與庸鼓相應矣故特盛之也

萬舞有奕萬舞以干羽昭二十五年公羊傳何注曰大夏夏樂也周所以舞夏樂者王者始起未制作之時取先王之樂與己同者假以風化天下天下大同乃自作樂取夏樂者與周俱文也王者舞六樂於宗廟之中舞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舞己之樂明有制也與樂六舞唯大武大濩爲武舞餘先王樂爲文舞周舞以大武爲己樂以大夏爲先王樂商以大濩爲己樂其用先王樂或亦用大夏經無明文可證也大濩武舞用干先王樂文舞用羽此詩言萬舞

之義也

傳奕奕然閉也墨子非樂篇萬舞翼翼章聞于大案翼翼與奕奕同此傳云奕奕閉采薇傳又云翼翼閉奕翼一聲之轉故竝有閉義閉者謂舞容也傳於十畝之間閉閉爲往來皇矣閉閉爲動搖竝與聲容義同

烈祖

序云烈祖祀中宗也箋云中宗殷王大戊湯之元孫也有桑穀之異懼而修德殷道復興故表顯之號爲中宗正義云異義詩魯說丞相匡衡以爲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禮稽命徵殷五廟至於子孫六注云契爲始祖湯爲受

命王各立其廟與親廟四故六奠案匡衡學齊詩則齊魯
說同王制鄭注曰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疏引孝
經緯鈞命決與稽命徵同蓋二昭二穆四親廟與契大祖
廟爲五廟湯受命王其廟應毀不毀遷其主於路寢大室
因以路寢大室爲湯廟故殷人六廟然則中宗應毀矣詩
言祀中宗篇末言顧子烝嘗湯孫之將烝嘗時祭之名時
祭及四親廟此爲祀中宗親廟之樂歌與

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醴假無言時靡有爭與案亦有與上
既載對文言既載清醑亦有和羹也和羹指祭祀而言不
爲取諭而設昭二十年左傳晏子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

鹽梅以亨魚肉燂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
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嚴淑無言時靡有爭案晏子借和羹之和以喻君臣之和而詩意本無關設論也政平無爭自釋詩無言無爭之義而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句是解和羹并不釋詩既戒既平也箋云和者五味調腥熟得節食之於人性安和喻諸侯有和順之德正義亦云以和羹爲喻非實羹也鄭孔皆以和羹設論恐非詩旨而杜預左傳注更云言中

宗能與賢者和齊可否其政如葵更以晏子設論之意以入詩辭尤爲拘泥

傳訓戒爲至者自當言神靈之來至平和平也既戒既平猶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也箋訓戒爲敬戒平爲平列又騷假爲總升竝與毛義異禮記中庸篇引詩作奏騷奏雙聲鄭注云奏假爲奏大樂或本三家詩

來假來響宋本從唐石經作響各本皆作享詩小學曰石經誤也經例獻曰享受其獻曰饗如楚茨我將闕宮諸篇皆同此篇以假以享來假來享是皆下獻上之辭下文降福無疆箋云神靈又下與我久長之福也乃自神靈言作

享爲是奠案來假來享猶上文云以假以享也與他篇上言享下言饗者不同段說是也

湯孫之將箋云此祭中宗諸侯來助之所言湯孫之將者中宗之饗此祭由湯之功故本言之正義云此時祭者當是中宗子孫雖中宗子孫亦是湯遠孫故亦言湯孫此孔申箋說是也其申傳說卽本邢篇以湯孫謂湯爲人子孫此祭中宗而歸功於湯故亦得稱湯孫不知邢傳云湯爲人子孫但解於赫湯孫句邢篇上下文皆有湯孫猶云孝孫爾傳義不一概作此解奠案此篇湯孫自當指祀中宗者說中宗爲湯之元孫則祀中宗湯猶在親廟之列烝嘗

三言名錄卷之二
及親廟且湯爲有功烈之祖故本諸湯猶章首稱嗟嗟烈祖之意云

元鳥

序云元鳥祀高宗也箋云祀當爲禘禘合也高宗殷王武丁中宗元孫之孫也有雉雉之異又懼而修德殷道復興故亦表顯之號爲高宗云崩而始合祭於契之廟歌是詩焉古者君薨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禘祭於大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禘春秋謂之大事汪氏異義云釋文謂此是後本疏以爲文誤據王制疏則非誤彼疏謂鄭將練禘總就喪畢禘於大祖言之

又引熊氏謂三年除瘞特禘新从者於廟而云未知然否
按熊氏之言是也閔公不行三年之瘞故二年經書吉禘
于莊公示譏也襄十六年左傳晉人曰寡君之未禘祀是
除瘞禘祭之明證孔氏合練禘於禘言之之說蓋求合於
鄭君禘禘志耳然此注於後本特改其文知不以志爲定
論矣與案汪說是也周禮邕人疏亦以練後遷廟而祭新
主解始禘引穀梁傳於練焉壞廟爲證又公羊閔二年傳
何注禘之于新宮鄭蓋自用其師說耳士虞記从三日而
饋三月而禘遂卒哭將且而祔則薦卒辭日哀子某來日
某降祔爾于爾皇祖某甫尙饗明日以其班祔日適爾皇

祖某甫以隣祔爾孫某甫尙饗士於未祔設祭禮亦然也
此箋本諸侯禘祫以爲言也諸侯三年禋畢特祀新主春
秋僭稱之爲禘禘而後祫於大祖入親廟而行時祫時禘
與五廟同天子三年禋畢大禘於路寢明堂爲最大重典
禘畢而祫與諸侯同鄭意殷武祀高宗爲專祀親廟之詩
元鳥祀高宗爲祫祭大祖廟之詩故遂改序祀字當爲祫
字

商之先后受命不始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
奐兼正義引王肅述毛謂先后爲成湯是也鄭讀始爲懈
怠王訓危殆則非也序就廟號稱高宗詩人祫祀作歌稱

武丁殷尙質或以名也此已下皆歌高宗之德在武丁孫子猶云在孫子武丁例句之以就韻耳王肅用郝傳釋湯孫善爲人子孫以釋此經謂美高宗武丁善爲人之子孫其述毛近是而箋則以爲武丁之子孫恐非傳義傳訓勝爲任爾雅曰勝克也克與任義相近說文曰任保也案篇中日武湯曰后曰先后曰武王皆謂湯也長發傳武王湯也毛於此篇武王不傳者以上言武湯則此武王爲湯易明矣經云商之先后受命不始在武丁孫子言商湯受天命無有懈怠以傳至武丁孫子也云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言武丁爲湯之孫子於武湯王天下之業亦無不保任

之也上三句從湯下及高宗下二句又從高宗上及湯皆所以頌高宗之能繼湯而受命也靡不勝與不殆同義箋以勝爲勝伐而以武王爲高宗之子孫有武功有王德於天下者但詩頌高宗不應專美其子孫箋非傳義正義曰此武丁爲人之子孫能行其先祖武德之王道威德盛大無所不勝任之孔亦當用王肅說王以武王指湯是也大糴是承說文饋或作糴特性饋會禮注古文饋作糴天保洞酌傳皆曰饋酒會也釋文引韓詩曰大糴大祭也然則鄭君改序文祀爲禘其本韓詩與

景員維河傳景大員均奐案景與京通京爲大故景亦爲

大員讀爲圓說文圓圍全也讀若員管子有地員篇地員
卽土均夏官度人正校人員選員選卽均齊是員爲均也
此傳釋景員爲大均與長發幅隕爲廣均訓雖同而意實
異長發廣均承上文禹敷下土方而言此大均承上文四
海來假來假祁祁而言蓋高宗都景亳在冀州域內三面
距河故詩人言四海之來朝貢至于河者乃大均也禹貢
揚州錫貢沿于江海夏本紀地理志皆云錫貢均江海馬
融本作均云均平也馬治古文尙書則今古文皆作均矣
書詩義同箋易傳員爲云易河爲何與傳不合正義謂教
令大均如河之潤物然言露潤無所不及也孔以河能潤

物爲喻亦不得其經解

長發

序云長發大禘也此大禘謂吉禘也殷人無二祧其時禘在大祖廟而又居四時時享之一於其禘也不謂之大天子諸侯崩夢皆在路寢其栗主亦在路寢三年喪終之祭諸侯謂之特祀天子謂之大禘禘畢而禘於大祖廟天子諸侯皆謂之大禘般人以契爲大祖未於大祖廟行大禘禮先特祀新主於路寢大廟此卽終王之吉禘也於其禘也較時禘爲大序云大禘則非時禘明矣周語終王韋昭注曰終謂終世也漢書韋元成傳劉歆議曰大禘則終王

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也彌遠則彌尊故禘爲重矣太平御覽禮儀部引五經異義古春秋左氏說古者禘及郊宗石室通典禮九禘禘上晉博士徐禕引許慎舊說曰終者謂孝子三年喪終則禘于大廟以致新外者也說文曰禘帝祭也周禮曰五歲一禘又曰祫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宗石室奠案五歲一禘爲時禘三歲一禘爲喪終之禘說詳闕宮宗廟主藏於大廟之室禘郊祖宗四者皆配天大祭則迎其主設奠於園丘南郊明堂若喪終之禘卽於大廟出而陳之合食其主於路寢大廟時禘止及毀廟大禘則及禘郊祖宗晉襄樞云是爲郊宗之上復有石室之祖虞夏殷

周皆如是也。曾子問：「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此卽王制所謂「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之謂也。」天子諸侯崩，薨，親廟之主亦皆藏諸祖廟。天子七月而葬，九月卒哭，三年喪畢，乃出陳之。天子祖廟卽大廟也。是親廟徧禘於大廟矣。通典引逸禮曰：「禘于大廟，毀廟之主升合食，是毀廟亦行禘於大廟矣。」春秋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魯行大禘，不於大祖廟而於大廟，是僭天子路寢明堂大禘之禮。然亦可見天子大禘自在路寢明堂也。汲郡紀年：康王三年，定樂歌，吉禘于先王。」

謂成王三年喪終吉禘成王崩喪皆行於路寢書顧命篇有明文可證喪畢之禘當亦在路寢后稷文武之主毀廟未毀廟皆於路寢合會故統言之曰先王又春秋傳僖七年冬閏月惠王崩九年夏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此謂惠王三年喪終之吉禘周人大禘禘文武明堂者大廟之前堂也大室者大廟之中央室也文武之粟主在焉故曰有事於文武也知周卽知殷矣釋文引王肅曰殷祭也殷祭時禘不得稱大禘王說非是箋曰大禘郊祭天也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謂也鄭意以周況殷契爲殷之大祖南郊以契配天猶稷

爲周之大祖南郊以稷配天同故遂以此大禘爲南郊祀
契之詩但周禮內司服賈疏引白虎通義周官祭天后夫
人不與而詩首章先言有妣盤庚言大享功臣從祀鄭注
大享謂烝嘗而郊天無功臣從享之文乃詩末章并及伊
尹似皆不合惠氏棟諦說定爲吉禘成湯之詩與竊謂殷
人以成湯爲受命之王五世當遷其主納於路寢大廟而
卽以爲成湯之專廟故後王新主行大禘禮必以成湯爲
禘主猶之周人後王新主亦以文武爲禘主周固因於殷
也故篇中述湯受命功德綦詳或亦祀高宗之詩上篇爲
大禘而此篇爲大禘與而詩何又不一及高宗也禮無明

文宣從益闕之例

凡禘有三禘天於圜丘也禘地於方丘也禘人鬼於宗廟也宗廟之禘有二吉禘與時禘也吉禘者終王大禘也時禘者四時大禘也吉禘爲三年喪畢之祭時禘則爲四時宗廟之祭吉禘有新主時禘則主太祖吉禘在路寢大廟時禘則於太祖廟吉禘及郊宗石室時禘則止毀廟未毀廟吉禘爲百王通義時禘則夏殷爲夏禘居四時祭之一周乃改夏禘爲夏禘又於四時時享之外行三年禘而五年禘閎宮傳曰夏禘則不禘秋禘則不嘗唯天子兼之此卽時享外有禘又有禘之義也詩言禘有二長發大禘也

吉禘也雖禘太祖也時禘也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

雖曰郊實亦是禘郊祀天地禘祀天地也

說詳周頌疏

說者或

以禘爲宗廟之禘而不知有天地之禘則祭法國語禘郊祖宗之禮廢矣或以禘但爲喪畢之禘而不知有四時之禘則大宗伯大司樂六享六樂之禮亡矣讀經者應隨文別觀不可舉一端以爲說

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傳有娥契母也將大也契生商也案傳釋有娥爲契母子爲契帝高辛氏帝嚳也將大謂長大也契母有娥氏女簡狄長大配高辛氏帝生子契佐禹有功堯立國於商後湯有天下仍其始封之舊號故云有

娥方將帝立子生商也殷人禘嘗大禘禘主皆合會祭天
后夫人不與大禘女主皆配祔則先妣有娥當亦合會故
詩人溯商之始而首及之

史記殷本記桀敗於有娥之虛蓋桀都河南有娥與桀都
相去當不甚遠淮南墜形訓有娥在不周之北高誘注曰
娥讀如嵩高之嵩梁嵩高山在河南於聲求義高說自得
諸師讀張守節謂有娥當在蒲州北此由桀都安邑之說
而誤尙書堯典鄭注商國在大華之陽括地志商州東八
十里商洛縣本商邑古之商國帝嚳之子契所封也司馬
貞以爲商卽相土所居商邱亦誤

毛詩後箋

卷三十

七

元王桓撥傳元王契也國語周語元王勤商十有四世而興魯語自元王以及主癸莫若湯荀子成相篇契元王生昭明居于砥石遷于商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湯唯漢書禮樂志以契元王爲二人非也與案殷人郊契大禘郊主亦合食

相土烈烈傳相土契孫也殷本紀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襄九年左傳陶唐氏火正闕伯居商邱相土因之杜注云相土契孫商之祖唯漢書五行志相土商祖契之曾孫非也與案相土殷之禘祖也大禘禘祖皆合食受小球大球傳球玉經義述聞曰球其皆法也球讀爲球

其讀爲拱廣雅曰拱球法也拱球二字皆從手而訓亦同
其從玉作球假借字此承上文帝命式于九圍言之言受
小事之法大事之法於上帝故能爲下國綴旒爲下國駿
厯所謂式于九圍也荀子引詩小球大球小共大共謂所
受法制有大小之差耳傳解球爲玉已與其字妹義箋復
謂其爲執玉迂迴而難通矣廣雅拱球並訓爲法始本於
三家與奂案王說是也但傳解球爲玉疑後人改竄耳球
玉也釋文作球美玉也鄭書禹貢注及禮記玉藻注皆云
球美玉也美玉謂之球故小球大球爲小玉大玉小共大
共爲所執摺小球大球此鄭義非毛義也毛傳多同荀義

二章云元王契也六章云虔固也曷害也皆依荀作訓且
下章共訓爲法旣與荀義合則此球訓必不與荀義殊楊
倛注於榮辱篇云共執也言湯執小玉大玉用鄭義而於
臣道篇云球玉也不言毛義

楊注解詩必
明言毛歸

又戴侗六書故

球下引箋而不引毛傳則唐本有無球玉之文爲較勝於
正義本矣古字當作求或作球猶作共或作拱其義皆訓
爲法傳義見於下章則上章同義不傳此其例也至後人
依鄭改球爲球與今本淮南注改拱作珙其誤亦正同
爲下國綴旒傳綴表也正義云綴之爲表其訓未闕與案
禮記樂記篇行其綴兆鄭注云綴表也蓋綴之爲言箸也

綴與表同義故古書中往往二字連文犬戴記曾子制言
中篇言爲文章行爲表綴晏子外篇行表綴之數又呂覽
不屈篇或操表綴以善希望若施者其操表綴者也高誘
注云表綴儀度也禮記郊特牲篇饗農及郵表綴說文綴
兩百間也百百夫也兩百夫之間是謂之綴綴所以表百
間縱橫之道則謂之表綴綴綴綴三字同玉篇田部引詩
作綴云綴表也本亦作綴旒玉篇引作流蓋冕旒旒旒古
字多作流也旒所以章物故引申之卽有章明之義毛傳
曰旒章也章亦表也抑維民之章傳曰章表也箋云章文
章法度也此章綴旒訓表章與下章傳駿厖訓大厚皆二

字平列同義表章者言法度章明大厚者言章明之法度
又能篤厚而行之也荀子臣道篇曰傳曰斬而齊枉而順
不同而壹詩曰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此之謂也又榮
辱篇曰先王案爲之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貴賤之等長幼
之差知賢愚能不能之分使人戴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後
使慤祿多少厚薄之稱是夫羣居和一之道也故曰斬而
齊枉而順不同而一詩曰受小其大共爲下國駿蒙揚倬注蒙
讀爲厖此之謂也荀謂斬焉枉焉不同焉者而齊之而順
厚也此之謂也此卽章明法度而又能篤厚行之之謂也毛爲
荀之弟子故傳義多依師說鄭氏郊特牲注曰郵表嘏謂

田畷所以督約百姓於井間之處也詩云爲下國綴郵箋
曰綴猶結也旒旌旗之垂者也以與諸侯會同結定其心
如旌旗之旒縵箸焉鄭注禮引詩郵爲督約畷取涂道爲
義正義謂郵民之郵舍非郵指以喻諸侯朝宗而督約之使不離散箋
詩綴爲交結旒取旌旗爲義以喻諸侯會同而交結之使
有繫屬雖各依經字以立訓而義要本於三家詩

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懋不竦百祿是總吳江
潘受生云不震不動不懋不竦二句當在敷奏其勇之上
與上章一律與案家語弟子行篇引詩不懋不竦敷奏其
勇是王肅本不誤此亦一證大戴記衛將軍文子篇引同

今本而龍作寵疑出後人改之也

武王載旆傳旆旗也與案此經傳疑皆誤旆當作伐如詩
六月帛棨左傳績棨爾雅繼旆曰棨今字皆改作旆則此
詩旆字本作伐伐誤爲棨又改爲旆耳箋云於是有武功
有王德及興師出伐是鄭所據詩作伐今本鄭箋興師出
伐上亦誤衍建旆二字

建旆即興師之
誤後人併竄

因又於毛傳中增

旆旗也三字不知繼旆曰旆傳義見於六月旆爲九旗之
統稱不得以繼旆之旆獨擅旗名明矣釋文於旆下不云
旗也或唐初毛傳尙不誤又案說文玉篇引詩作武王載
坡考工記鄭注云畎土曰伐說文畎土謂之坡是坡伐同

也荀子議兵篇及韓詩外傳三引詩作武王載發影元鈔本韓詩

外傳作發今刻本作旆漢書刑法志新序禘事三亦作旆皆後人依誤本毛詩改之也噫嘻箋云發

伐也是發伐同也伐坡發其用字不同而不爲旌旗之名則皆同此可以訂今本經傳之誤發行也以言出師也

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傳虔固也曷害也奐案

荀子議兵篇曰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新序則

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兌外傳新序作銳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

者潰圍居而方止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推案角鹿垂隴

種東籠而退耳下角字疑行鹿垂隴種東籠皆退貌也且夫舉國之君將誰

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而其民之親我歡若父

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讐人之
情雖桀跖豈又肯爲其所惡賊其所好者或是猶使人之
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必將來告之夫又何可詐也故仁
人用國日明諸侯先順者安後順者危慮敵之者削反之
者亾詩曰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
之謂也傳云固荀所謂若盤石然也傳云害荀所謂自賊
其父母也毛公作訓正用師說過與曷同漢書刑法志亦
引此詩而釋之曰言以仁義綏民者無敵於天下也

苞有三槩傳苞本槩餘也奐案本指夏桀餘讀爲杞夏餘
之餘三槩指韋顧昆吾三國釋文引韓詩云槩絕也韓毛

訓異而意同漢書叙傳下三柝之起本根既朽劉德注曰詩云包有三柝爾雅柝餘也謂木斫髡而復柝生也噉魏齊韓皆滅而後起若髡木更生也然則劉以三柝喻魏齊韓三國正與詩義同槩柝一字也箋曰苞豐也天豐大先三正之後或亦本三家說正義本鄭爲說恐非毛詩義也韋顧既伐昆吾夏桀傳有韋國者案韋國名春秋內外傳皆曰豕韋一爲劉累國一爲彭姓國襄二十四年左傳范宣子曰昔勾之祖在商爲豕韋氏昭二十九年傳晉蔡墨曰陶唐氏後有劉累事夏孔甲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豕韋之後遷于魯縣范氏其後也此豕韋爲劉累也鄭

語史伯曰祝融後八姓豕韋爲商伯矣彭姓豕韋則商滅之矣此豕韋爲彭姓也夏初豕韋爲彭姓湯伐之而繼興故彭姓之後爲商伯尋爲商滅乃封劉累之子孫自夏世累遷魯縣之後范勾之祖在商爲豕韋氏之先其間豕韋皆彭姓爲君箋曰韋豕韋彭姓是也郡國志東郡白馬有章鄉今河南衛輝府滑縣東南五十里有廢韋城

傳有顧國者案鄭語祝融後八姓巳姓顧箋白顧巳姓也哀二十一年左傳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卽此地今山東曹州府范縣東南有顧城漢書古今人表作鼓

傳有昆吾國者鄭語昆吾爲夏伯巳姓昆吾是顧昆吾同

姓也昆吾國卽衛帝邱帝顛頊之虛也夏后相亦居茲乎
在相爲寒泥子澆所滅而少康邑諸綸是衛本相都夏道
旣衰昆吾作伯當在相滅之後昆吾居衛亦必當在相滅
之後則昆吾居衛在後而居許乃在先也昭十二年左傳
曰楚之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服虔注云服注見史記
楚世家注
昆吾會居於許是也章昭注外傳以舊許連讀遂謂昆吾
遷許在封衛後至湯伐時昆吾在許誤也今直隸大名府
開州州治是其地

夏桀書序曰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陬遂與桀戰于鳴條之
野湯旣勝夏欲遷其社不可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

腹俘厥寶玉湯歸自夏至大垌孔傳以爲桀都安邑後
儒皆依孔說漢書地理志臣瓚注曰汲郡古文云大康居
埧蕁弄亦居之吳起對魏武侯曰昔夏桀之居左河濟右
大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河南城爲值之又周書度
邑篇曰武王問大公曰吾將因有夏之居南望過于三塗
北瞻望于有河有夏之居卽河南是也近儒金氏鷄又據
國語伊洛竭而夏亡攷水經伊水過伊闕中至洛陽縣南
北入于洛洛水東過洛陽縣南又東北過鞏縣東又北入
于河伊洛竭而夏亡則桀時事也以爲桀都在今河南洛
陽縣之一證矣案夏桀之際昆吾最彊盛顧在其東豕韋

在其西俱在漢東郡界內連屬密邇湯伐韋顧鋤其與黨而昆吾已成孤國之形斷非望西南而征許州也湯爲諸侯時居南亳卽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地書疏載或說陳留平邱縣有鳴條亭卽今河南開封府陳留縣地洛陽在商邱之西北必徑陳留陳留當卽古桀都西郊也湯自商邱舉師桀必自洛陽出兵相迎故於陳留交戰書序云戰于鳴條之野猶武王與紂戰于姆之野耳夏本紀以爲桀走鳴條非實錄也湯雖戰勝桀國未亾故序云遷社不可也桀因敗績而走定陶定陶故三腹國故序云湯從之伐三腹也開州在定陶北擊梓相聞昆吾與桀同日滅也于

是夏桀已亡湯歸商邱卽天子位故序云湯歸自夏也尙書大傳所謂湯放桀而歸于亳也此因桀都洛陽之說想當日湯伐情形可考之如此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傳業世也業危也奘案中世湯之前世也殷武正義云中候契握日若稽古王湯卽受命興猶七十里起孟子云湯以七十里按契爲上公受封舜之末年又益以土地則當爲大國過百里矣而成湯之起止由七十里蓋湯之前世有君衰弱土地減削故至於湯止有七十里耳案此卽中世震危之義也箋異義

實唯阿衡實左右商王傳阿衡伊尹也奘案阿與伊衡與

尹皆一語之轉禮記緇衣篇引古文尙書兩稱尹躬尙書君奭篇稱保衡猶稱保奭又班固典引稱皋夔衡且則尹與衡皆謂名矣史記殷本紀云伊尹名阿衡而漢書王莽傳及鄭箋皆謂阿衡爲官名墨子楚辭及孫子兵書並云伊尹名摯皆傳聞之異者也

殷武

序云殷武祀高宗也奭案詩中始終叙高宗法成湯之業亦祀高宗之樂歌也首章頌伐功威武末章頌徙都作廟其中間四章皆追叙成湯之業卽所以頌高宗之能繼湯而王也高宗伐荆楚見於詩而亦未嘗不伐氏羌漢書五

行志武丁外伐鬼方以安諸夏後漢書西羌傳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故其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范謂易既濟高宗所伐鬼方卽詩之氐羌世本注云鬼方於漢則先零戎先零亦爲西零漢臨羌西北塞外有僊海鹽池莽曰鹽羌卽今甘肅青海地此鬼方爲西戎之證賈捐之傳亦云武丁地南不過荆楚而不過氐羌此就三家詩說高宗亦有事於氐羌也成湯服氐羌見於詩而亦未嘗不服荆楚呂覽異用篇湯見祝網者置四面收其三面置其一面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四十國歸之是漢南之國卽荆楚也二章曰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

湯自彼氐羌上言荆楚下言氐羌互辭皆謂成湯時也三章卽承曰商是常之意而申言之商者湯有天下之號故篇中言曰商是常商邑翼翼元鳥言降而生商商之先后長發言濬哲維商帝立子生商實左右商王商皆指成湯也四章言湯之獲天福襄二十六年左傳引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後漢書黃瓊傳亦云詩詠成湯之不息皇是也五章言成湯都亳宅四方之中以著聲靈之盛子孫之安甯卽以起末章之意漢書匡衡傳引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甯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

懷鬼方

鬼方即指氐羌

是也然則中間四章皆就成湯而言顯有

明證矣鄭以中間四章皆責楚曉楚之辭據此則篇中氏

羌幾爲虛設第三章云以歲時來朝觀於我殷王弟第五章

云王乃壽考且安以此全守我子孫意皆就高宗說與古

解詩不合正義乃依箋分章亦不得其解

采入其阻傳采深案采深卽突淡之隸變說文穴部曰突

深也本毛詩又罔部采下引詩采入其阻本三家

說文引漢廣作

采又作兼江有汜作汜又作漚擊鼓作鎗又作鑿君子借

老作禮又作義碩人作聚又作薺子矜作桃又作斐斐作

作蒼又作鑿正月作踏又作漣青地作營營又作營營賓之

初運作僣僕又作斐斐許用

箋云采冒也冒與深義相通

毛詩亦不廢三家此其例

故鄭於字用毛而於義用三家也。架式針反釋文云面規反則誤也。今本字多錯誤而解者亦膠轕不清。

湯孫之緒。奐案湯孫謂高宗也。首章言武丁伐業本其意於烈祖成湯也。元鳥曰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卽此云湯孫之緒也。箋以此湯孫爲大甲與那。箋同。但詩頌高宗上法成湯。不應涉及大甲。王肅又用那傳於赫湯孫。湯爲人子孫一語以釋此湯孫。不知那篇爲祀湯之詩。詩人美湯作大濩之樂以享其先人後之祀湯者。卽以此贊美成湯耳。此傳義祇解於赫湯孫句。那篇中三言湯孫已不同義。豈烈祖殷武之湯孫俱

就湯爲人子孫言之邪恐不然矣

自彼氐羌箋云氐羌夷狄國在西方者也海內經汲冢古文及逸周書王會解孔注竝謂氐羌爲一種唯呂覽義賞篇氐羌之民其虜也高誘注曰氐與羌二種夷民與案高說是也考漢書地理志金城郡有臨羌破羌隴而有羌道有氐道廣漢郡有旬氐道剛氐道蜀郡有湍氐道又漢書西南夷傳夜郎都冉駹白馬皆氐類也蓋自秦隴之西北北連匈奴若今鞏昌蘭州臨洮河州岷州皆古而羌所居青海之羌其一也而秦隴之西南南近巴蜀若今階州以西至松潘蒙古而氐所居羌在古雍州西北氐在雍州

而南漢時去古未遠其分郡縣畫然而不亂氏種實近禹
貢梁州之域殷之九州并梁於雍故詩以氏羌言之
陟彼景山與案文選洛神賦景山李注稱河南郡圖曰
景山在緱氏縣南七里考今河南偃師縣有緱氏城縣南
二十里有景山卽此詩之景山也昭四年左傳曰商湯有
景亳之命蓋亳湯都名而亳有景山亦稱景亳楚語曰昔
殷武丁能聳其聽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然則湯
武丁同都河南詩詠陟彼景山此卽自河而徂亳也陟升
也

松柏丸丸是斷是遷傳丸丸易直也遷徙也說文曰丸園

也易直者園之意也遷徙岷傳同是斷是遷言斷景山松
柏遷徙之以供材用猶公劉徙豳涉渭而取厲鍛也文選
長笛賦李注云韓詩曰松柏丸丸薛君曰取松與柏然則
丸取也矣案章句取字卽下文斷遷之義箋云升景山掄
材木取松柏易直者斷而遷之箋中取字卽本韓詩而李
善注遂以取爲丸訓集韓詩者又謂丸丸取也爲韓詩義
皆非

方斲是虔傳虔敬也案虔與劫聲義相近傳云敬者探下
文作寢立訓繇作廟翼翼虔爲敬猶翼翼爲敬也方斲是
虔者言或斲爲桷或斲爲楹皆持事能敬也箋云椹謂之

虔謂正斲於榘上則字當作榘本三家詩

松桷有榘傳榘長兒說文木部注曰釋文榘丑連反長兒
柔挺物同俗作挺又道德經釋文挺丑連反一曰柔挺是
陸本從手作挺今詩音義作木旁延非也白六帖於松柏
類引詩作挺正作挺之俗字說文引詩作榘淺人驛入者
也手部挺長也正用商頌傳與案釋詁延長也挺從延聲
形聲兼會意闕宮傳曰桷榘也松桷松木爲榘也堂高數
仞則榘題數尺故爲長兒也

旅榼有閑傳旅陳也與案旅讀爲廬賓之初筵傳亦曰旅
陳也逸周書作雒解乃位五宮咸有旅榼孔晁注曰旅列

也箋以旅楹爲楹楹列楹竝與陳同義明堂位刮楹注曰刮刮摩也案刮摩猶磨密刮楹旅楹皆明堂之制文選魏都賦旅楹間列李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闕大也

寢成孔安奐案此傳釋寢爲路寢闕宮傳曰路寢正寢也桓譚新論曰商人謂路寢爲重屋漢書五行志曰前堂曰大廟中央曰大室屋其上重屋尊高者也考工記曰般人重屋周人明堂然則重屋明堂大廟大室路寢正寢皆異名而同實者也般路寢大廟爲成湯大廟其南堂爲明堂魯路寢大廟爲周公大廟其南堂亦如天子明堂故魯頌頌僖公營宮室必言修治路寢之事兩詩之義同大祭大

饗于此告朔行政亦于此蔡邕明堂月令論謂此爲大教之宮矣孔子三朝記少間篇曰成湯受天命咸合諸侯作八政命於總章服禹功以修舜緒爲副于天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成湯旣崩殷德小破二十有二世乃有武丁卽位開先祖之府取其明法以爲君臣上下之節般民更服近者說遠者至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惠氏棟明堂大道錄謂祖府卽明堂天府是也大戴禮言武丁開祖府詩言高宗築路寢正是一事而於此篇詩義亦正脗合也孔甚也路寢旣成而後甚安也近說遠至所謂甚安也

